

現代文藝叢書

龍種

張道藩 主編

王家楫 譯



正中書局印行

現代文藝 戲劇叢書總序

文學的定義，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，簡而言之，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，釋名：

「文者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。」

孔子曰：

「言以足言，文以足言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

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，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，在補充語言之不足，文學的效能，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。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，它的產生，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。正如沈約所謂：

「雖虞夏以前，遺文不覩，稟氣懷靈，理或無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

也。」

我國古代政教不分，道德與學術合一，所爲文學，均爲有關治化之作，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，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，文化發達的時代。迄魏晉之世，競尚詞藻，羣趨爲文學而文學，於是文風斯靡，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。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，無如科舉繼興，文藝一道，遂成末技，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。

一般的說，語言文字，以及一切形象藝術，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，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。文學藝術的創造，因以時代爲轉移，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，內容所表現的意識，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，和所努力的成就，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。司馬遷云：

「昔西伯拘美里，演周易，孔子戾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」

周易、春秋、離騷，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；卽證之域外，如荷馬、但丁，沙士比亞、託爾斯泰之作品、又何獨不然。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，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，則一也。

近百年來，東西文化溝通，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，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；或且力事模彷，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。影響所及，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，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。殊不知時代既異，地域又復不同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，自有其偉大前途，正不必削足以適履。

所幸抗戰軍興，建國基礎日趨鞏固，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，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；非但文藝領域因以擴大，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。承接新的時代，應有新的文藝產生，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，乃一定不易之理。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，均已抱定共同信念，正在埋首努力。

去年六月，正中書局以編輯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，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，因即貿然允諾，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，未及期年，各書已將印行。引玉之勞，雖不足以言功；然幸告厥成，事亦可喜。用綴數語，以誌所感。

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

第一章

林丹抬起頭來。他站在泥漿及膝的稻田裏，從田的那一邊遠遠傳來了他的老婆高聲的呼喚。中午已過一半，既不是吃飯的時候也不是睡覺的時候，為什麼女人來喊他呢？在田的另一端，他兩個兒子在水面上彎着腰插秧，兩人的右臂同時動作，遠望好像一個人的手臂一樣。

「啊！」林丹喊了一聲。兩個兒子應着父親的叫聲同時站起。

「那是你媽麼？」他問。

兩個雄壯結實的年青人靜聽着。父親一眼看見他們，就滿肚子的得意與高興。兩個都已娶了媳婦了，老大生了一個兒子，現在一個月。老二結了婚四個月，他的老婆已開始跟他發發脾氣，鬧鬧彊扭了。還有第三位老三，此刻正騎在牛背上，在附近的山崗放牛吃草。林丹的兩個女兒，小的還不會出嫁，大的嫁給城裏一位商人的兒子。若果站在林丹屋後的小山上面，就可以清楚地看得見城牆。

此刻他老婆的聲音清楚得再也不會弄錯。那女人向着田裏喊：

「你們聾了嗎？」

「正是我們的媽，」老大說。三個人相視一笑，林丹把手裏的一束稻秧丟在水裏。

「這會兒停手等於丟掉錢。你們倆，別停手啊！」

「放心好了，」老大說。

兩人彎腰繼續工作；敏疾地伸手到微溫的泥漿裏插着嫩綠的稻秧。他們的腳踏在水底柔軟而肥沃的泥土裏，赤裸裸的背上曬着溫暖的陽光。在闊邊的竹笠下面，他們談着話。

林丹兩個兒子十分親愛，自他們能夠記得的時候起，就這樣親愛的。兩人的生日相距不到一年，老是親熱得無所不談。雖都娶了媳婦，但並不因此使他們疏遠。剛纔當父親喊他們的時候，正談着他們的女人，此刻父親去了，就繼續談下去。兩人究屬還年輕，他們自己的身體，他們所吃所喝，白天夜晚所經驗的一切事情，在他們都覺得有些希奇，都值得作爲談話的資料。可是他們思想所及的境界，就出他們身邊的這個世界。這裏，環繞着青綠的山崗，中間展開着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土地，也就是他們的土地，這個世界的中心是林村，在這裏養生送死的都是他們家族，繼續繩繩，到現在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了。甚至山崗前面那個大城市，在他們覺得不過是一門交易的市場。當他們收割了糧食或瓜果菜蔬，就拿到那裏去出售，他們所知道的城市就祇有這一點意義，或者可以說，他們對於城市所願意知道的，不過如此而已。自從他們的姊姊嫁到城裏之後，他們有時笑着說，要常常去看看他們的姊夫，可是總沒有去成。

他們低着頭說話，一點也沒有妨礙他們插秧的速度。他們的後面是空空的水田，他們的前面是一行一行整齊的秧苗，直直的露在水面上。

「一個人在女人身上下了種，他知道什麼時候生根嗎？」老二問他的哥哥。

「那是盲目下種的，」老大笑着說，「所以要種了又種。那跟我們如今在光天白日之下下種完全不同。」——她拒絕你嗎？」

「起初是的，現在不了。」老二說。

「讓她靜靜的過三天，然後祇當第一次下種那樣去種一下，」老大告訴他的弟弟，接着又一本正經的對他說道：「一個人播種他的種子，先得安排好土地。這就是說，種子不能隨便種。一切都要準備好。一切都準備，纔可把種子種下去。可是也不能像風吹蘆葦似的亂播亂撒，一定要深深的種到泥土裏去，像這樣，像這樣……」

他每說一個「像這樣」一面用赤裸着的黑色手臂，使勁把一枝秧苗插到潮溼的泥土裏去。

老二用心聽着。

「我是個沒有耐心的人，」他說，稍稍有些害羞。

「那麼，如果你沒有兒子，是你的過錯。」哥哥說。對他老弟偷偷一看，嘴角上浮起一個微笑。「你結婚過了一年，就會覺得兒子此老婆更重要。」

「可是她的性情暴躁得很，」老二說：「每月她身上來的時候，她老是咒罵。」兩個人都笑了。兩人的眼前，都浮起了老二老婆的影子，那個性喜活動的年青女人。老大的老婆沉靜而持重，若是她也有脾氣，她藏在心裏。但老二的老婆像一陣西風，她到那裏，周圍的一切就給她激動了。老二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，就覺得這女人的可愛。

老大也愛他的老婆，可是他知道並不像老二那樣，愛得似乎一刻兒也離開不得。晚上並不急急就想上牀，他能直等到廟前或村頭茶館裏的茶客們打呵欠，伸懶腰，燈炮人散的時候纔回家來。他回家來，倘使父親還醒着的話，仍能在屋前的打穀場上站着閒談一會兒。他愛他的老婆沒有什麼急不及待的樣子。他的老婆總是早上了牀，靜靜睡着，他祇要悄悄地躺到她的身邊去。

但老二的老婆是一刻兒不肯安定的女人，花樣極多。除了在老二身旁的時候，老二總不知道她在那裏。每天黃昏，當老二第一個離開大家，一心去找尋他老婆的時候，大家注視的目光，準備譏笑他的神情，很使老二有些難以爲情。他叫他的老婆「玉」，雖則他老婆的名字不止這一個字。「玉！」老二踏進自己房間就這樣喊她。她有時在那裏，可是不在的時候多。不論在家在外，她很少固定在一個地方，也從不會躺在牀上等他。老二頗想知道這女人是不是愛他，但怕她笑，總不敢問。這女人的笑，也像她發脾氣那樣，很隨便也很含糊。

老二沉默着，心中盤算這會兒他老婆在家裏幹什麼。今天早晨她也到田裏來幫着插秧，可是吃過中飯就沒有來了。

「我要睡覺，」女人對他說，一面躺到牀上，一會兒就睡着了。老二很想睡在她身邊，可是他不敢，在這插秧正忙的時候，白天跟老婆睡覺會給父親責罵的。他祇能讓她睡去，她額骨高高的小臉蛋兒，像孩子一樣的嬌嫩。她什麼時候醒來，醒了又幹些什麼事呢？老二抬頭看太陽，太陽還是高高的，於是嘆了一口氣。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★

在他院子裏所搭的蘆蓆涼棚下面，林丹正聽着一個陌生人在說話。這位陌生人是販買山東府綢與麻布的行脚商人。這種商人，往往於每年春天帶着他們的貨物到南邊來出售，到仲夏再帶了北方所沒有的江南細綢回山東去。他現在手裏只剩下些很粗的夏布，他知道這種貨色除了鄉下人是誰也不要買的，於是出城到鄉下來兜生意。他到了林丹家，因為看見這家人家比別家大些，又有一個年輕美貌的女人在門口閒站着。

她似乎並不注意這商人，實則不然，因為當那商人走近她說話的時候，婆婆從大門裏出來了，很乾脆地對他說道：

「假使你要跟一個女人說話，對我說就是了，別跟我的媳婦閒打牙兒！」
「我正要問她找她的婆婆呢，」商人急忙說。他對林老太看了一眼，知道她是個精明

的主婦。「我正要動身回北邊去了，還剩着一些很好的麻布，做夏衣穿就再合適也沒有。他們告訴我，您是村裏頂識貨的老太太……。」

「別多話，拿你的夏布出來我瞧瞧。」林老太說。

他一面很有禮貌的笑着，照她的吩咐立刻把包袱打開來。幾分鐘之後，雙方就爭議着夏布的價格。

「這價錢是便宜得很等於送給您老人家的，」他說：「因為今年夏天北邊要打仗了。」她放下了夏布。

「現在打什麼仗呢？」她問。

「不是我們自己打仗，」商人告訴她。「東洋小鬼要從海外來打我們。」

「他們會上這兒來嗎？」

「誰知道？」他說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她把她的丈夫喊了回來。

現在林丹坐着聽那商人報告的新奇消息，他們都在蘆蓆涼棚下面院子裏的（張桌子旁邊。這院子冬暖夏涼，實在是一個可愛的院子。林丹的先人在院子中間挖了一個小小的窟窿，裏面放一隻缸，栽了一缸荷花。現在正開了六朵荷花，紅紅的花瓣包圍着黃色的花心。在夏天，他們老是把桌子放在這裏，蘆蓆能遮雨，所以即使雨天也在這兒吃飯。林丹

和那商人坐在桌旁，他的老婆給他們倒了一碗茶，然後在稍遠的旁邊那張板凳上坐了下來。她一面做鞋子。鞋底很硬，可是她有一支長長的鑄針，有時針不容易拔出，她就用牙，咬住了使勁把麻線拉過來。林丹每逢看見她這樣，總是把目光轉了過去，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牙也有些瘙癢的難過，他不知道為何會如此，但也從來沒有告訴他的老婆。

「你說東洋人殺了我們幾個中國人嗎？」林丹問那商人。

「他們殺了我們許多男人、女人和小孩，」那商人說。

他舉碗喝乾茶，站起身來。「我明天得趕到蚌埠，少陪了。」

這商人的樣子並沒有什麼特別，正像其他的負販生意人那樣，說話是帶着到處不吃虧的委婉調子。

林丹對於這消息並沒有大動心。「結果會怎樣呢？」他輕輕自言自語着。因為他並不是向誰詢問，於是也沒有人回答他。商人背起包裹，鞠了一下躬去了，院子裏就留下了林丹老夫婦倆。女的繼續縫鞋，他坐在那兒，目光從四面閒望着他的屋子。牆是磚砌的，很有些年歲了，屋沿很低，上面覆着瓦。裏面是磚砌的單壁隔間，先塗泥，然後用石灰刷白。這是他祖先生於此死於此的地方。他，他父母的獨養兒子也在這裏出世，同時也是他兒子孫子生長的地方。

這下午靜而熱。荷花的花鬚微微在抖動。在寂靜中忽然聽到了他孫子的哭聲。林老太

立刻站起進屋子去了，就剩下他一個人。他一生很美滿，他在想。他很幸福，他的產業靠近這個大城市，靠近大江，即在旱乾年頭，這爲小山所包圍的小平原，也不愁沒有水。他所希望要的，他都有。祇死過一個女兒。自己從不生病。如今五十一歲，身體還像兒子們一樣壯健，一樣結實。若不是他老婆老了，他還會養兒子呢。村上的媒婆，勸他買一個小老婆，他不要。就是昨天他對那老婆子說：「我有的是兒子。」可是老婆子說道：「這年頭兒誰也保不住有一個兒子就能算一個兒子的帳。什麼打仗呀，槍呀砲的這些外國東西，三個兩個兒子就夠事了嗎？」

可是他祇對她笑笑。他覺得他的老婆從心底裏瞭解他，除了不再會生兒子，沒有什麼短處，還不是永遠那麼可愛的。他很滿意，他不願再跟一個年青娘們兒開始另一種生活。而且第二個女人進了門，家裏還能安靜嗎？

林丹用手拍拍桌子，喝完了碗裏剩的茶，站起身來，收緊了腰間的青布帶子。

「我回田裏去做活了！」他嚷。沒有人回答他。此刻家裏祇剩些女的，他也並不期望誰來回他的話。

他回到田裏，瞧見兩個兒子距離他剛纔工作的地方，已很近了，心中很高興。還有一個時辰，大約到太陽落山的時候，這塊田的秧就可插齊。這是他們最後下種的一塊田，將來的收穫，足夠他全家明年一年的糧食。他再彎下腰去，黃色的水面，模糊地反照出他瘦

瘦的臉，方方的兩頰，和方方的下巴。因為林丹下顎的線條，角度分明，所以帶起竹笠來總很方便，那條竹笠帶子能夠穩穩地扣在下巴下面。村上有人的下顎平坦得成一個輪廓模糊的坡度，戴竹笠時祇好把帶子咬在嘴裏，林丹不是他們這一類的人。他可以很隨便地閉着嘴，不像他三堂弟那樣吃驚似地老張着嘴巴。三堂弟是好人，而且識得幾個字，看得懂城牆上縣政府的告示。

林丹自己一個字也不認識，他的兒子也這樣。他從來沒有感到識字的需要。有什麼新鮮事兒遲早總會聽到。若是好消息呢，快些聽到倒也罷了，若是壞消息，自然聽到得愈晚愈好，所以他並不把兒子送到學堂裏去。當城裏來的青年學生們下鄉來演講，說如今不論男人女人都得會唸書寫字，林丹心裏一點也不覺懊悔。他瞧着他們，心裏在想，實在沒有相信他們這種說法的理由。他有他自己的老辦法，也就保持着這種老辦法。

他跟他的兒子誰都不說話，各自低頭插秧，直到太陽下山，完畢了最後一棵秧苗，父子三人站起身來，把笠帽往後一推，掛在背上。

「剛纔娘有什麼事嗎？」老大問。

「有一個北方來的生意人，他告訴我們說要打仗了。」林丹說。在一個時辰以前，這件事曾使林丹想過一想，此刻心裏已坦然淡然，覺得對於他並沒有什麼重要性。他用銳利的目光，端詳了一下黃色水面上成行的綠秧，秧苗在田岸上留下一行黑色的影子。兒子

們的手，做起活來，跟他一樣的老練和勤敏。他用青布腰帶的帶子擦了擦臉，對第二個兒子說道：

「到你入老表店裏買些豬肉。我們今晚肉羹白菜吃。」

「讓我替他去吧，」老大好像故意打趣他老弟似的說。

林丹看看兩個兒子，老二的臉發紅了。「你們兩，鬧什麼鬼呀？」他問。老大笑着不說話，老二像獸子似的傻笑。父親的臉上微微浮起笑容。這兩個究竟還是孩子！

「你們不說就不說好了，誰來管你們的閒帳，」說着也笑了。

林丹心裏很愜意，望着家門走去。快近家門的時候，他看見二兒子趕在前頭，忽忽先進去。家裏總有什麼事情，使這孩子如此急急忙忙，林丹想。他沒有想到老二是這樣忙忙爲的是老婆。

老二走進他與他老婆的臥房。可是她不在那兒。

「玉！」他喊。沒有回音。

「玉！」他再喊了一聲，聲音放得很低。或許她躲着呢。有時她藏着哄他，等到丈夫發急的時候纔出來笑他。可是今兒叫了第二遍，仍舊沒有影響。房子是空的。

老二找不到他老婆時心中總有些着慌，此刻又有了這種惶恐的感覺。她別逃走了嗎？老二到院子裏找他的娘。她不在那兒，於是又到廚房去。鍋的四邊，冒着晚飯些熱的蒸

氣，他走到灶的後面，娘跪在那兒，把乾柴塞進灶門去。他因為害臊，不能直截痛快問老婆在那兒，就裝出忿忿的聲音道：

「娘，爲什麼你自己燒火呢？我那不中用的媳婦難道不能替你幹這件事兒。」

「真是中用的東西，」娘說，「從太陽在中天一直到這會兒我就沒有瞧見過她。這些年輕娘們兒！媒人哄了我們。那樣大的腳，走東走西還不是挺容易的，我們做姑娘的時候，腳是裹着的，整天就在家裏，如今她們卻像沒籠兜馬似的滿處亂跑了。」

「我要找她回來打她，」他說時心中覺得十分惱怒，好像玉就在他眼前，伸手就好去打她似的。

「打罷，」他娘說。接着她迷着眼笑了。「先要拿定主意，我的孩子，你是能幹的！」

她又冷笑了一聲，一面把少少的一些柴草，很吝惜地塞進灶門去。林丹不是貧農，她自己的父親也有肥饒的耕地，可是她從小受的教育，不論貧富，都不應當浪費東西，吃的穿的，連一根稻草都不應當隨便浪費。她織了布，裁一件衣服，剩下的零星布角，她也從不隨便丟棄。這種節儉的品德，當初給他做媒的人曾經担保過，而媒人的確沒有說假話。如今要找像她這樣的年青女人，可真不容易。就像她的大媳婦蘭花也不能如此。蘭花是半天足，她的腳纏到一半就革命了，蘭花的父親就叫她不再纏下去，當時連林丹也不主張他

兩個女兒仍舊纏腳。

她把柴草一株一葉，一小把一小束的往火上送，心裏在想她的兒媳婦。媳婦的好壞，就可決定家庭的快樂或不幸，老的還不是要靠這些小的。媳婦比兒子厲害，兒子也就不可靠的了。那麼，她想，誰相信老二找到了老婆會打她呢？

「他不會打她的，」她對着灶門自言自語。她年輕的時候，曾挨過丈夫打了兩次，一次爲了林丹發怒，一次爲了妒忌，可是她丈夫比兒子強得多。那時她也沒有憑他打去。她曾用拳頭還手，抓破他的臉，狠狠的咬他的耳朵邊，如今還留着癍痕。

「那給誰咬的？」如今還有人指着她丈夫的耳朵問他。

「山裏的母老虎，」他老是這樣回答，一面總是哈哈大笑。因爲他女人的娘家是在一個山村之中。

可是玉，——誰敢打她。她嘆了口氣，讓火鏟自己去升沉明滅。膝蓋有些發疼，但她並不介意。走過去揭開鍋蓋，聞聞味兒。飯很香，快要熟了。又把鍋蓋嚴嚴蓋好。燜一會兒就可以完全熟了。她打了一個呵欠，伸手到烟突旁邊的一個架子上取飯碗。那裏還留着中午吃剩的半條魚，這可以做晚飯的菜。還有一些白菜，她準備等回兒和在飯裏，魚是不需要錢買的，祇要在自己池塘裏撒下網去，就得了。

她在蘆蓆棚下的桌子上，安排好筷碗，然後走到她跟她丈夫的臥房。丈夫在那裏，蹲

在滿貯着涼水的桶裏洗澡。大家都沒有開口。可是兩人的臉上都有一種平靜悠閒的表情。林老太在旁坐了下去，從頭上拔下銀簪慢慢的剔牙，瞧着丈夫洗澡。心裏暗暗地想，丈夫的體魄，現在仍像她第一次瞧見的那樣美滿結實。他動作得很快很有力，接着擠乾浴巾，擦着身子。浴巾是林老太自己織的，家裏用的一切布匹，都由她們自己紡織。林丹是很潔淨的人，身上從來沒有怪味或難聞的氣息。跟他臉對臉說話的時候，就會看到他潔白整齊的牙齒，氣息很香甜。並不像他三堂弟那樣，呼着氣來像一匹駱駝。

「你怎能睡在他旁邊呢？」最 林老太問三堂弟的老婆。

「難道男人不是個個都嘴臭的嗎？」那女人天真地回答。

「我的就不。」她說時很得意。

林丹穿上一條青布袴子，換了一條乾淨腰帶，突然道：「我要吃晚飯了。」接着他想到豬肉，他對老婆說：「我打發老大大去買豬肉的。」

「中午還剩着半條魚呢，」鮑張大了眼睛說。

「我想吃豬肉。」

「吃吧！」鮑起身準備去燒肉。走進廚房，就看見桌上有一張乾荷葉裏放着一大塊豬肉。她抓起來細細端詳。八老表賣肉雖從沒有欺騙過她，可是她每一次都有些不放心似的。今天這塊肉可是再好也沒有了，軟軟的白皮下面，紅白分明，有肥有瘦，他一點也找